



当代文化批判丛书
VVVV
衣俊卿 主编

危机

与

拯救

——蒂利希文化神学导论

WEIJI YU ZHENGJIU

陈树林 著

人民出版社

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学术文库

WEIJI YU ZHENGJIU

陈树林 著

危机 与拯救

——蒂利希文化神学导论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王亚男

装帧设计:曹春

版式设计:程凤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危机与拯救——蒂利希文化神学导论/陈树林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2

(当代文化批判丛书)

ISBN 7-01-004765-0

I. 危… II. 陈… III. 神学-研究 IV. B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43504号

危机与拯救

WEIJI YU ZHENGJIU

——蒂利希文化神学导论

陈树林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年12月第1版 200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0.25

字数:234千字 印数:1-3,000册

ISBN 7-01-004765-0 定价:22.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摘 要

蒂利希是当代西方宗教哲学思潮中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之一,享有“当代神学大师”之美誉。他的哲学和神学思想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起就受到港台学者的重视,近些年在大陆学界引起广泛关注。但由于研究者的理论视角、价值取向、问题意识各异,目前对其思想的研究尚缺乏系统性、全面性和深刻性,其理论价值难以被充分发掘出来。本文从文化神学维度入手对其思想作系统研究和总体把握,把蒂利希的哲学和神学思想置于 20 世纪西方文化批判视野之中加以审视,进而把握其理论特征和理论价值。基督教神学,尤其新教神学是蒂利希批判现代文化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准则;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处境,特别是人因文化精神的分裂造成的空虚和无意义困境是其文化神学批判的基本主题;建构一个以基督教为精神实质的神律文化体系,给人以终极关怀是文化神学的理论旨趣;蒂利希从基督教神学角度深刻地剖析了人的本体性焦虑及其时代特征,从深层次发掘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的性质和根源;他站在神学的立场上对包括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当代主要文化思潮作了神学诠释和理论整合。蒂利希对 20 世纪西方文化危机所作的神学批判,弥补了纯粹的理性主义

哲学批判的一些不足,因而其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蒂利希,文化批判,文化神学,人类困境,终极关怀

Abstract

Tillich,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thinkers in the philosophy ideological trend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religion, enjoys the good reputation of “great master of contemporary theology”. In addition, his thoughts on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have been receiving general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of Hong Kong and Taiwan as far back as 1960s, which attract extensive concern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of mainland in recent years. Owing to researchers’ different theory visual angles, value orientation, and issue consciousness, however, the present study on their thoughts are still short of systematicness, comprehensive and deep quality. Besides, it’s difficult to fully explore its theoretical value. Therefore, this paper makes a systematical research and overall grasp in terms of cultural theological dimensionality, and examines Tillich’s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thoughts within the visual field of western cultural criticism in the 20th century. Tillich regards the Christian theology, especially protestant theology as hi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thinking criterion for criticizing on modern culture; chooses the alienated situation of people in modern society, especially

the vacuity caused by cultural psychic division and meaningless dilemma as his essential subject; considers building a system which takes Christianity as its spiritual substance, accordingly, giving people ultimate concern as the basic theory interest of cultural theology; Tillich analyzes people's ontological anxiety as well as its tim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angle of Christian theology, and explores the nature and origin of modernists' existence dilemma; He takes the stance to make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oretical conformity towards some contemporary chief cultural trend including existentialism, depth psychology as well as Marxism; Tillich's criticism on 20th century western cultural crisis supplies the deficiency in sheer rational criticism, consequently possesse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realistic meaning.

Key Words: cultural theology, cultural criticism,
human dilemma, ultimate concern

目 录

摘要(中文)	(1)
摘要(英文)	(3)
导论	(1)
一、人类困境及其时代特征	(2)
二、哲学对 20 世纪人类困境的回应	(14)
三、人类困境的神学应答——终极关怀	(27)
第 1 章 蒂利希与文化神学	(34)
1.1 蒂利希与文化神学创立	(35)
1.2 文化神学的理论前提——新教原则	(46)
1.3 建构文化神学的方法论	(53)
第 2 章 文化神学的主题——人类困境	(62)
2.1 文化神学对人类本性的界定	(62)
2.2 文化神学对本体性焦虑的分析	(79)
2.3 文化神学视域内的人类困境	(87)
第 3 章 文化神学对文化家园的重建	(118)

3.1 宗教与文化的整合	(119)
3.2 理性与启示的整合	(145)
3.3 超越教会与世俗社会的界限	(175)
3.4 超越有神论与无神论的界限	(181)
第4章 文化神学对当代文化精神的整合	(190)
4.1 存在主义与基督教神学的内在关联	(191)
4.2 精神分析与基督教神学的内在关联	(205)
4.3 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神学的关联	(215)
第5章 文化神学的旨趣——终极关怀	(236)
5.1 存在的勇气——人类存在的精神支撑	(237)
5.2 重塑人的形象	(250)
第6章 文化神学的理论价值	(264)
6.1 文化神学的理论内涵	(265)
6.2 文化神学的理论特征	(278)
6.3 马克思实践哲学视野下的文化神学	(297)
参考文献	(306)
后记	(317)

Contents

Abstract(Chinese)	(1)
Abstract(English)	(3)
Introduction	(1)
1. human dilemma and its character in this time	(2)
2. philosophy's response to human dilemma in 20 th century	(14)
3. ultimate concern; the theological response to human dilemma	(27)
Chapter One Tillich and Cultural Theology	(34)
1. 1 Tillich and the begin of cultural theology	(35)
1. 2 the theoretical precondition of cultural theology ; Protestant principle	(46)
1. 3 the methodology of cultural theology	(53)
Chapter Two the Motif of Cultural Theology	(62)
2. 1 human nature ; on the view of cultural theology	(62)
2. 2 analysis to ontological anxiety	(79)
2. 3 human dilemma	(87)
Chapter Three Rebuilding the Cultural Homestead	(118)

3.1 conformity of religion and culture	(119)
3.2 conformity of rationality and revelation	(145)
3.3 go beyond the limitation of church and society	(175)
3.4 go beyond the limitation of theism and atheism	(181)
Chapter Four Conformity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Spirit	(190)
4.1 existentialism and Christianity theology	(191)
4.2 psychoanalysis and Christianity theology	(205)
4.3 Marxism and Christianity theology	(215)
Chapter Five Ultimate Concern: the Interest of Cultural Theological	(236)
5.1 the courage of being	(237)
5.2 rebuilding human's figure	(250)
Chapter Six the Theoretical Value of Cultural Theology	(264)
6.1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cultural theology	(265)
6.2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 of cultural theology	(278)
6.3 Marx's Praxis Philosophy and cultural theology	(297)
Bibliography	(306)
Postscript	(317)

导 论

对人类自身的研究和把握是哲学的永恒主题,给人类以终极关怀是哲学的最高使命,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不同的哲学因其理论切入点、理论视角、理论范式等方面的区别,形成了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的人学景观。如果我们把哲学定位于人的生存智慧之学,那么,古往今来的各种学说,无论是以猜测、直觉、想象方式描绘人的神话、宗教,还是用逻辑、理性、科学方式定性分析人的哲学体系,都是对人的问题的一种解答,都是人类生存智慧的体现和物化,都在为人类的文化家园提供基石。透过西方哲学史上纷繁复杂、形态各异的哲学范式及其历史演变过程可以发现,对人的把握和研究大体经历了人是什么、人是谁、人怎样生存、人为什么生存等一系列问题转换。在这种转换过程中,哲学逐步超越了那种仅仅满足于对人进行纯粹的“形而上学”式沉思或者对人的外部形象进行“宏伟叙事”式勾画的阶段,正逐渐将理性的目光转向对人生存状态本身的审视和人生存意义的追问上来,哲学开始回归人的生活世界,开始直面人的生存困境,开始关注自身生存的文化家园的建构。

一、人类困境及其时代特征

一般说来,人们往往把生活中的天灾人祸、物资匮乏、社会混乱、政治危机、生活动荡、生老病死、精神焦虑、思想空虚、苦楚凄凉、孤单无援、不由自主、欲望无法满足等现实状态视为“困境”,而将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政通人和、充实美满、健康长寿、幸福安宁、精神饱满、情绪稳定、欢乐祥和、满怀希望、信心十足、自由自在等状态视为“顺境”。正因为有了这种对“困境”和“顺境”的是非分明的判断,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极力排斥、避免、消除“困境”,而极力追求、争取、获得“顺境”。人总是试图逃离困境,向往顺境。然而,在人的现实生活中,人类苦苦追求、一心向往的所谓的“世外桃源”、“极乐世界”、“天堂乐园”般的“顺境”却往往只是“水中月,镜中花”,至多只停留在人的精神世界和美好的幻想之中,而人类极力逃避的所谓“痛苦深渊”、“地狱恶魔”般的“困境”却与人的生存形影相随、难解难分,成为人类现实生活的“真实常态”。面对“顺境”与“困境”的悖论,人类不禁要用独有的理性加以反思:传统的“困境”与“顺境”的区分是一种“流俗之见”还是人类千古之谜的“真知灼见”。

考察人类对所谓“困境”的种种应对举措可以证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在人类的各种观念和行为中的确存在着所谓的“困境”与“顺境”的古老区分。人类自古以来始终在以各种方式消除“困境”追求“顺境”,所不同的是,有些方式是自觉的,有些方式是不自觉的行为而已。包括各种原始的宗教,还是高级的宗教,都是人类摆脱困境的努力方式。但是,宗教,特别是原始宗教却是一种不自觉的形式,而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主义哲学、生命哲学、

文化哲学等则是自觉的形式。自觉形式与不自觉形式的区别在于如何界定人类困境的本真含义,如何看待困境,如何对待困境。

首先应该澄清的是,传统的关于人类生存状态的“困境”与“顺境”的区分属于流俗之见,并不属于哲学探讨层次上的问题,因为哲学意义上的人类困境有着独特的内涵。哲学与宗教不完全相同,它既不把人的生存状态作简单的“困境”与“顺境”二元区分,也不把因自然环境造成的“灾害”或因人的本能需要无法满足的“匮乏”作为自己的直接研究对象。相反,哲学视野中的人类困境恰恰是指纯粹的“精神状态”和因人类的“精神活动”和人类的“文化属性”所产生的“生存体验”、“生存感受”、“生存状态”。概言之,哲学主要关注的是人的文化焦虑、文化危机导致的生存困境。

“形而上”是包括西方哲学在内一切哲学形式的固有本性,无论是对宇宙、自然、世界,还是对人的把握,哲学总是把思维的触觉指向其最深刻、最内在、最根本的层面。哲学所关注的人类困境是人类因自身的本性所决定的人类所特有的生存处境。哲学直面人的生存困境,其宗旨在于为人类提供终极关怀,使人类生存变得更加自觉和自由。

哲学对人类困境的反思和批判是建立在对人的总体把握基础之上的。一方面,人类之所以存在生存困境,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而且这种困境也是人类所独有的。人类是唯一能够对自身加以反思的存在物。人的独特性在于,人是肉体 and 灵魂的统一,动物本性与“类神本性”的统一,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统一,自由性与受动性的统一,有限性与超越性的统一,给定性与生成性的统一,自在性与自为性的统一。人的本性最终体现在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人的生成性与开放性、自由性与超越性上。人是唯一能

够体验到自己的生存困境的存在物,同时又是唯一能够对自身困境加以摆脱的存在物。人“活着”就意味着“斗争着”、“矛盾着”。人的生存是既生成自我,又超越自我,人始终处于矛盾和悖谬之中。人类的最大困境是自我意识与现实生存的矛盾。现实生活的自在性决定了人无法摆脱动物式的“本能生存”,而自我意识的觉醒又决定了人的“类神本性”的“理性生存”或“文化生存”,自为的生命本能又决定了人永远不满足于现状。文化与本能、理想与现实、本质与实存、应然与实然的矛盾才使人的困境成为现实。哲学作为人类困境的批判和超越,始终承担着人的“理性的”、“理想的”、“本质的”、“应然的”存在和对这种存在方式的探求的使命。人不甘心自己沉沦,也无法忍受沦为动物的无聊,而能够心甘情愿地承受与命运抗争带来的痛苦。人注定要同与非本质的存在和现实的存在进行斗争,在这方面,人具有“神人性”。尼采的“超人”、舍勒的“人是介于动物和上帝之间的动态的X”和别尔嘉耶夫把人的本性指向“精神性”等理论都以不同的方式揭示了人的“神人性”的特征。正是由于人的本体结构是“经验与超验”、“现实与理想”、“有限与无限”、“本能与意识”的统一,才使人在生存活动中产生困惑、缺憾、不满、焦虑、空虚、无意义,从而陷入困境之中。另一方面,人类困境是由人的文化属性决定的。从文化哲学视角看,人是文化的人。文化是人的生存方式,是人的生活“样法”,是人类社会运行的机理。从根本上说文化是人类生存的第二自然。文化与人的生存唇齿相依、骨肉相连,人与文化的关系尤为密切。文化作为人生命活动的外在体现,时时刻刻受人的生存活动本身影响。生活的境遇发生变化,文化必然是随之发生变化,生活内容本身与外在文化模式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生命活动始终要冲破文化模式束缚,文化模式则始终以强制的方式规范着人的本能冲动。

同时,文化模式对生活本身又构成制约关系。文化模式一旦形成,又具有相对的稳固性和惰性并规范着生活的生成和展开。正因为人是文化的人,才使人能够脱离与自然的天然同一,才使人能够区分出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不应该的。也正是因为有了“实然”与“应然”之别,人类才有了“是与非”、“对与错”、“善与恶”、“美与丑”的焦虑。这种因文化而产生的焦虑就是人的生存困境。不仅如此,文化在拯救和解答人的困苦和焦虑的同时,又令人再次陷入困苦的泥潭。

正如赫舍尔所言,“哲学要想切合时宜,就必须给我们提供生存的智慧。”^[1]从本质上讲,哲学是关于人的存在的自觉的批判性和超越性的文化精神。它的宗旨不是一种给定的理论形态或理想的社会状态,而是人的存在的展开、价值的丰富、人的全面发展、人生存的最高智慧。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哲学不是起源于好奇、惊异,而是起源于人的苦恼、困惑和焦虑等处境。忘记人的处境,就是忘记“人是谁”这个根本问题,就是忘记了哲学的源头和哲学本身。人生在世总是生活在苦恼与困惑的处境之中,一种困惑与矛盾的处境消失了,另一种困惑与矛盾的处境又出现了,人的困惑、矛盾的处境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当今时代人的处境面临空前的困境与灾难。

从根本上说哲学是人的生命活动本身,是批判的、反思的、分析的、反省的、检讨的、自我批判的理论活动。因此,哲学对人类困境的把握是从人的文化属性切入的,因而哲学视域下的人类困境主要表现在人的思想意识和文化生活之中。哲学并不是泛泛地谈论人类困境,哲学关注的恰恰是人在文化家园中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善恶美丑。一定意义上看,人的困境就是人与其所生活的文化家园之间的关系下的生存处境。

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去理解人,从人的实践和现实生存去理解文化,就会发现,人的文化家园就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伊甸园”,而且还是人的精神生活的“圣地”。文化家园具有两种不可或缺的功能:一种是给人“安身立命”的功能,即对人以吃穿住行、礼尚往来、婚丧嫁娶、饮食男女、自在生存为内容的日常生活需要和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公共事务、社会管理等社会活动需要给予满足的功能;另一种是给人“安心立命”的功能,即对人的以精神的、超验的、审美的、求真的、至善的、至圣的、理想的、意义的、价值的需求等为内容的纯粹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功能。由此,构筑人类的文化家园就必然以对人的整体的、永恒的、总体的和无条件的终极关怀为宗旨,因为人的生存活动和生存世界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世界。

相对而言,哲学关注的重心和焦点正是给人类“安心立命”的精神家园,而真正能够给人安心立命的精神家园的根基就是人类生活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雅斯贝尔斯曾就意义世界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深刻地指出,人类无论是沉湎于生活的欢乐,还是死心塌地忍受虚无,都不能使人得救。虽然两者在困境中不可少地要作为一时的躲避,但是它们并不够用。为了成为自身,人需要一个积极实现了的世界。如果这个世界衰败了,观念似乎也濒临死亡,那么,只要人还不能重新在自己的创造性中找出在世界中向他迎面而来的观念,他的本质就仍然被遮蔽着。人在温饱以后,应该把精力放在提高、完善自我的精神追求上。如果人类不能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而一味在丰饶中纵欲无度,那么在不远的将来,人类不但不可能再有任何快乐可享,而且会沉入灭亡的深渊。在世纪末,精神家园的重建已不再是少数精神贵族的事情,而是关乎人类的生死存亡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重建精神家园,那么我们会